

石牌坊

王全水
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牌坊/王全水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8.10

ISBN 978-7-5559-0666-7

I. ①石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
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54468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匠心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8.75
字 数 435 000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6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印厂地址 郑州市惠济区清华园路 1 号
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-85962189



作者简介

王全水，笔名农夫，生于1952年，河南省舞钢市枣林镇黄庄村人。农民出身，高中文化，蔬菜专家，历任生产队长、农业技术员、农技站长，副乡长，市（县）政协副主席，正县级干部。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、舞钢诗社名誉社长。2006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出版有旧体诗集《绿畴泥香》。

聆听岁月

感恩时代

憧憬未来

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母亲

目 录

第 一 章 / 1
第 二 章 / 7
第 三 章 / 14
第 四 章 / 17
第 五 章 / 21
第 六 章 / 26
第 七 章 / 30
第 八 章 / 34
第 九 章 / 38
第 十 章 / 43
第 十 一 章 / 47
第 十 二 章 / 54

第 十 三 章 /	59
第 十 四 章 /	65
第 十 五 章 /	71
第 十 六 章 /	79
第 十 七 章 /	84
第 十 八 章 /	91
第 十 九 章 /	95
第 二 十 章 /	100
第 二 十 一 章 /	106
第 二 十 二 章 /	111
第 二 十 三 章 /	117
第 二 十 四 章 /	123
第 二 十 五 章 /	130
第 二 十 六 章 /	135
第 二 十 七 章 /	140
第 二 十 八 章 /	145
第 二 十 九 章 /	151
第 三 十 章 /	157
第 三 十 一 章 /	163

第三十二章 / 169

第三十三章 / 175

第三十四章 / 183

第三十五章 / 191

第三十六章 / 199

第三十七章 / 207

第三十八章 / 214

第三十九章 / 224

第四十章 / 233

第四十一章 / 244

第四十二章 / 255

第四十三章 / 265

第四十四章 / 273

第四十五章 / 283

第四十六章 / 293

第四十七章 / 302

第四十八章 / 310

第四十九章 / 319

第五十章 / 327

第五十一章 / 336

第五十二章 / 343

第五十三章 / 352

第五十四章 / 360

第五十五章 / 368

第五十六章 / 375

第五十七章 / 382

第五十八章 / 392

第五十九章 / 404

第六十章 / 414

第六十一章 / 427

第六十二章 / 438

第六十三章 / 444

第一章

牌坊张的张家老三最终没能挺过1954年的农历小年，于腊月二十一夜子时分，带着对新生活的无限眷恋，带着对老母、爱妻、幼子的无限牵挂，用含混不清的语言，凄惨地留下他三十二岁短暂生命中断断续续最后一句话：“毛主席……俺把……全家……托付给……您啦。”说罢，三口又腥又黑的浓血从喉咙中喷出，如泼场一般溅了一床。

一阵寒风袭来，窗台上的棉油灯跳了几跳，失去了它微弱的光亮，顿时，低矮、潮湿的屋子里漆黑一片。六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张郭氏一边连声喊着“儿啊，我苦命的儿啊”，一边用颤抖的手从贴身掩襟棉袄里摸出洋火，重新点着了棉油灯。灯光下，儿子瘦削的头颅已从三媳妇雪筠的怀抱中垂了下来：他不甘心地走了，临死也没合上眼。

三媳妇雪筠始终没有松开抱着丈夫的手，已经哭昏过去三次。老母亲老泪纵横，嘶哑的喉咙已哭不出声音。不谙世事年仅四岁的大孙子援朝被奶奶、母亲的哭声惊醒，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四下看了一眼，赤肚肚扑在父亲的身上，“爹爹呀……爹爹呀……俺不叫你死呀……”一句接一句缓不过气的悲戚哭声，惊动了襁褓中的弟弟治淮。不知是心灵感应还是肚里饥饿，小治淮尖啸的啼哭声划破冬季的夜空，听了叫人撕心裂肺。

凄凉的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，纷乱嘈杂的脚步声惊得全村几十只狗狂叫不已，本该五更司晨的鸡鸣也提前了一个时辰。犬吠声、鸡叫声吵醒了冬夜沉睡中的牌坊张村，人们不约而同地猜测到：一定是得良出事了！他们慌慌张张地穿上刷筒小棉袄、蹬上叠腰大裆裤，推开被寒风掩紧的门，冒着大雪，急急地向得良家奔去。

种田人纯朴热心，一个庄上住着，不管红事、白事都当成自家的事。牌坊张村总共七十三户，只有一户姓陈，是三年前南山修水库从库区迁来的移民。天刚麻子影儿，得良家的两间草屋和院子里齐刷刷地站满了人，他们个个神色凝重，脸上跟老天一样阴沉得能拧出水来，双眼噙着泪花。四周草房上挂着足有三尺长的冰凌，平添出几分悲惨凄怆的气氛。众多族亲口中不住地重复着“好人不长寿”“孤儿寡母可咋活呀”“老天不睁眼，专跟苦命人过不去”这些哀叹、伤心的话语。

天渐渐地亮了。白雪筠啜泣着用温水为丈夫洗去了满脸的血渍，兄弟几个为得良换上了干净衣服，七手八脚地把他从里屋抬放到当门用秆草铺成的灵箔上，盖上了被子。被子上正对心窝的地方压了一只闪闪发亮的铁犁铧，一张蒙面纸遮住了得良那张眼眶突起、眼窝深陷、眼睛怎么也合不上的瘦脸，头前的灵桌上点了一盏追魂灯。

雪筠和婆婆在一帮老少妯娌的劝解下止住了哭声，大嫂把哭声微弱得像猫娃儿一样的小治淮从怀中抱出来递给雪筠，雪筠把奶头塞进小治淮的嘴中。大嫂、二嫂忙着张罗早饭去了，大伯抱着小援朝和族家十几个人商量着如何通知亲戚、如何打墓、如何殡人等一系列的后事。院中的人领了指派的差事，也都渐渐离去。天上还在飘着雪花，得良家暂时恢复了平静。

这一年的雨水特别多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三个月的汛期，临河县北部沙、澧两条大河河堤数处决口。进入农历十一月，西伯利亚吹来的冷空气逗留在黄淮地区迟迟不肯离去，先是小雪，到十一月初八转成大雪，纷纷扬扬的大雪把临河县捂了个严严实实。风卷着雪，广袤无垠的田野上已分辨不出道路、沟渠和坑塘。往日赶集上店、探亲访友成群结队喧嚷的人们只好猫在屋内，家家户户都备了长竹竿，上边绑着罗圈，天天从草房坡上往下扒盈尺厚的积雪。

自爹爹病情恶化从县城姨妈家抬回村，小援朝已经一个多月没见爹妈啦，天天吵着闹着要回家，姥姥、小姨无论用什么办法都哄不住。白老拴老两口时刻都在牵挂着爱婿的病情，几次想去探望，都因风雪太大无法上路。

腊月十八早上，姥姥推开门，风卷着雪花没有一点停下的迹象。姥姥说：“他爹，我心里抓挠得很，咱想法送援朝回家吧！”

白老拴说：“他娘，我的心急得像滚锅油煎着，实在对得良放心不下。只是你一个小脚，这么大的雪万一滚落到河里坑里，事儿就大啦。”

“要不叫雪梅拿着竹竿在前边探路，你背着援朝去趟牌坊张？”姥姥说。

主意已定，匆匆扒了几口早饭，姥姥给小援朝头上蒙了一件破夹袄。随后白老拴背着外孙，三女儿雪梅拿着竹竿在前边探路，祖孙三人消失在茫茫风雪中。

黄淮平原村庄比较稠密，从银杏庄到牌坊张虽然只有七里多路，中间却隔了两个村子，路径不辨，但隐隐约约可分辨出村庄的轮廓。白老拴对雪梅说：“妮儿，咱斜马岔迎着村走。”七里路平常只需半个时辰，今天却走了足足两个时辰，父女俩不知摔了多少跤。

推开门进入屋内，白老拴惊呆了：只见得良颧骨高耸，炯炯有神的大眼已经失明成为两只黑窟窿，完全认不出昔日的模样。他知道女婿是肝脓肿后期，还不知道他五天前就已经双目失明了，霎时两行老泪夺眶而出。他上前一把握住得良的手，凄怜地叫了一声：“我苦命的儿啊！”便泣不成声。小援朝哇的一声扑在爹爹身上，一家人顿时哭作一团。

得良从昏迷中醒来，分辨出是岳父送儿子回来了，就吃力地伸出干瘦颤抖的另一只手，把儿子紧紧地揽在怀中。干涩的嘴唇一阵哆嗦，两串浑黄的泪珠从眼角涌出，顺着脸颊滚落下来，他咬住出血的嘴唇，硬是没有哭出声来。得良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孝子，虽然自己奄奄一息，但心中方寸未乱。他生怕年迈的母亲、岳父哭坏身体，把万千悲恸强忍着咽回肚里，装出轻松的声音问：“爹，俺娘好不？雪下这么大，您咋来啦？”

“你娘好着哩，俺顺着路影儿过来的，没事。”白老拴扯了一个谎。

“雪梅，你在扫盲班学习咋样？要有恒心，有了文化将来找个城里人……哥哥原本想亲自送你出嫁，现在看来不行啦。”得良忍着剧痛，断断续续地说。

雪梅双眼噙泪，小声答道：“良哥，别想恁多，谁不生个病？你会好的。我在扫盲班学习已经结业，功课门门优秀，校长还表扬俺哩。俺听哥哥的话，争取找个城里人，你亲自送俺出嫁。”

得良咧了咧嘴角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娘，您受苦一辈子，现在解放了，有了地，

有了房，又儿孙满堂，本该享清福了，没想到我却成了这个样子，儿子不孝呀！”张郭氏泪在眼里打着转转，包了包少牙的嘴，背过去她那布满皱纹的泪脸。

得良又无限深情地说：“雪筠，你嫁到咱家五年，没少吃苦受累，如今又给你撇下两个累赘。你还年轻，我死后，遇上不嫌弃小孩的人家你再走一步，一定要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。无论再苦再穷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们读书。”

雪筠听罢，双膝跪在床前，从口中蹦出了重似千钧的话：“得良，今天有咱爹、咱娘做证，我白雪筠今生今世不嫁二夫！就是拉棍子要饭也要把援朝、治淮抚养成人！”

得良眼中的浊泪像决了堤的河水哗哗地流了下来。他哽咽着拉住援朝的小手递到岳父手中，痛苦地撂下了托孤重任：“儿啊，要听姥爷和你妈的话，立志成才，为咱家争气！”白老拴顿时觉得肩上像压了一座大山。

老天总算睁眼，腊月二十二早上雪停了，刺骨寒风依然肆虐着。天出奇地冷，家家户户屋檐下的冰凌敲了一茬又一茬，好像永远也流不干的眼泪凝冻在眼眶上。南边十里之外的马鞍山也渐渐露出它挺拔伟岸的身躯，如刀切一般的北崖因太陡峭没有多少积雪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个披了重孝的巨人在垂首默泣。一队鸿雁飞过，留下了一串串的哀鸣。

张得良咽气时仅仅三十二岁。按照临河县的风俗，三十五岁以下的死亡称为凶丧，不宜在家中久停，再加上第二天就是小年，几个哥哥和族家商量后决定腊月二十二上午殡人。一个月前得良病重时，医生交代过雪筠为他准备后事。回村后，雪筠就委托叔伯大哥卖掉了全家的心尖儿——刚换牙怀了犊的一头青牝牛，买回了一口湿桐木做的白茬棺，又还了一部分药债。

小晌午时分，吊丧的亲友已经到齐。没有唢呐班子，一挂炸鞭响过之后，开始入殓。当亲友们揭开蒙面纸看到得良凄楚的面孔时，顿然间悲声齐放。哭喊声、钉扣声、拍打棺木声交织在一起，回荡在牌坊张村的上空。又一阵鞭炮声过后开始起灵。雪大，无法套车，三十位青壮汉子在前边清雪开道，另有三十六位龙虎大属相的壮汉轮换抬棺。最前边一个本家叔叔扛着湿柳木棍，上边绑着用黄白两色纸绛的七尺长灵幡；另一个掂着装着鞭炮、买路钱的柳斗。后边紧跟着三十多个拄着哀杖、顶着孝布的近族男性晚辈。灵棺前八十七岁的老族长福运

太爷佝偻着腰，挪着蹒跚的步子，老泪鼻涕交织着从盈尺的银白胡子上流下来。大伯一手牵着小援朝，一手扶着顶在援朝头上的老盆，哆嗦着嘴，泪珠不间断吧嗒、吧嗒往下淌。孝子小援朝头缠七尺重孝，身穿麻布孝衣，腰系麻绳，泪眼婆娑，声嘶力竭地重复着“爹呀”“爹爹呀”……灵棺后边，白雪筠一身素缟，犹如戏台上的秦雪梅，只哭得天昏地暗，两个嫂子搀着雪筠也是悲声不止。

世上最悲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满头银丝的张郭氏抱着襁褓中的小治淮，由两个老妯娌搀扶着，泪水顺着她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漫延。孙子太小，她硬是强忍着没哭出声来。后面紧跟着披着孝的近族女性和老亲旧眷，再后边是主动来送丧的乡邻。

临河县的风俗，太老太小的一般不送丧，可张郭氏不依，哭着对雪筠说：“老三家的，治淮不满仟月，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爹啦。我抱着他给他爹送送行，将来他大了，也好给他一个交代。”白雪筠劝说不下，只得依了婆婆。

三百多人的送丧队伍，缓缓移动，脚下踩着的冰碴子发出咯吱咯吱声，犹如尖刀一般戳在人们心上。寒风吹着灵幡呼呼啦啦作响，抛向空中的买路钱被风卷裹着漫天飞舞，邻村乡亲或远或近地目睹着张家的不幸，流出了同情的泪水。

村西街口的石碑坊到了。这座建造于明朝的汉白玉石碑坊，像一位见证历史岁月的老人耸立于天地之间，在风雪中悲悯地望着她的后代。族长福运太爷提了提神，粗犷不减当年的声音从喉咙中涌出：“拜祖奶奶啦！”三百多人齐刷刷地跪了一地。大伯顺势把小援朝头上的老盆，重重地摔在石碑坊前边的冻地上，清脆凄凉的碎裂声，愈发使众人号啕不止。

牌坊张村无论娶媳妇、嫁闺女，还是殡死人都要跪拜石碑坊，这已成为铁打的规矩。三跪之后，白雪筠站起身，深情地看着高大雄伟、饱经沧桑的石碑坊，暗暗立下了铮铮誓言：“老奶奶，我白雪筠的命运从今天起就和你连在一起了。”

送殡的队伍穿过石碑坊，上公路下了坡就到了埋着得良爷爷、奶奶、大伯、三叔及父亲的坟地。墓穴已经打好，抬棺的一声齐喝灵柩入穴，又是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。众人挥舞着铁锨，一齐向墓穴中撂土，白雪筠踉踉跄跄撩起衣襟，从墓穴四角接了五谷杂粮，在众妯娌的劝解、搀扶下啜泣着回村去了。不到一袋烟功夫，殡埋完毕，插上哀杖、引灵幡，众人也渐渐散去。

牌坊张掀过了苦涩、悲凄的一页。

第二章

出临河县城往南十五里，紧贴洪滚河西岸的大堤旁，就是远近闻名的牌坊张村。牌坊张东西走向，一条宽约四丈的大街两侧，在绿树掩隐下散落着七十余处农家庭院。农舍升腾的炊烟里飘荡着油煎醋溜的浓香。村西街口处，一座气势雄伟、坐东朝西的石牌坊跨街而立。沿街几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，在春风吹拂下，哗啦啦的绿叶似乎在向行人招手致意。紧靠通南扯北官道的石牌坊，四柱三楼冲天式样，宽三丈，高三丈六尺，除正门两侧八尺高相对而立的青石狮子外，通身为汉白玉石质，历经几百年岁月的洗礼更显得古朴巍峨。

石牌坊建造之精巧，做工之精细，可谓巧夺天工。牌坊脊顶正中立一宝葫芦，左右飞檐斗拱，明间之上共有三层额枋。正楼贴檐小额枋字牌上竖刻“圣旨”二字，中层大额枋深镌“节孝流芳”，中间两根石柱上镌刻詹希元欧体牌联，上联为“松筠高节傲风雨”，下联为“雪蕊琼姿耐岁寒”。两侧石柱上镌刻南阳知府余竹泉的牌联，上联为“万古传贞，永共河山并老”，下联为“千秋不朽，常同日月齐辉”。所有柱、枋及博风板上遍饰立体浮雕，有龙凤、花鸟、人物等图案。下层平板枋题刻铭记，自右向左竖读为：“大明永乐十二年三月，礼部题奏旌表，故儒张念槐妻王婉玉，儿张文清：奉旨于永乐十三年十一月敕建。”

在封建社会，人们奉行儒家思想，认为“好马不配二鞍，好女不嫁二男”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。从道德上说，贞节是对爱情的最终升华。贞节牌坊是皇上给予贞节女子至高无上的荣誉，被旌表的人极其受人尊崇，无论是官、商、士、绅都不敢怠慢。牌坊张村紧邻官道，六百年来凡是经过此处的武官都要下马，文官都要落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作为禁锢妇女解放的贞节牌坊大部分被拆毁。尤其是“文

革”破“四旧”时，石碑坊几乎遭到灭顶之灾。可在这乾坤朗朗的黄淮大平原上，而且在行人川流不息的许泌公路旁，偏有这么一座石碑坊傲然屹立在六百年的风雨岁月中，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惊叹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牌坊张的子孙们听到城里的红卫兵要来捣毁石碑坊的消息，全村男女老少拿着桑杈、铁锨、斧头、铡刀等，把石碑坊围了个严严实实。一百多红卫兵来到时，村民高声喊道：“这石碑坊是为俺老祖奶奶立的，贞节大孝的老祖奶奶才是我们贫下中农的祖宗！谁要是捣毁石碑坊，就是牌坊张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……”红卫兵看到村民个个瞪着通红的眼睛，只得灰溜溜地走了。

牌坊张村因为石碑坊的存在而存在，石碑坊因为牌坊张人的膜拜而耸立。没了牌坊张人的倍加呵护，石碑坊在历代的战乱中早就被毁于一旦了。牌坊张以及周围村庄的村民对石碑坊有着极深的感情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人们向石碑坊烧纸焚香，对其敬若神明。几百年风雨，几百年沧桑，石碑坊朝迎启明，暮送长庚，见证了人间的恩恩怨怨，生死离别，家长里短，古道热肠；更见证了几个朝代的荣辱兴衰，是是非非，因果轮回。

说起贞节牌坊，似乎在推开一扇沉重、锈迹斑斑的历史大门。时光追溯到14世纪中期，元朝统治者腐败无道，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黄淮流域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，那时却是饱受元朝统治者蹂躏的重灾区，于是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其中以朱元璋为首的红巾军声势浩大，占据了江淮广大地区，黄淮流域成为红巾军和元军争夺厮杀的主战场。

元朝后期二十多年疏于河防，黄河、淮河无数次决口，洪水泛滥致使大片良田沦为沼泽。洪水过后，尸横遍野，人烟绝迹，村庄城邑多为废墟。仅以临河县为例，人口从八万一下子锐减到不足一万，大浪河以南不足千人，马鞍山以南方圆几十里只剩下院、吴、胡三家。

正值中原地区饱受灾荒战乱之时，晋南一带因无战事，又连年风调雨顺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中原灾民纷纷逃到那里避难。与中原人口稀少相比，山西反倒是人满为患了。为了恢复生产，大明朝建立后的第三年，朱元璋颁布了移民法令。按“四口之家留一，六口之家留二，八口之家留三”的比例往中原移民。